

救度靈界—海邊普化儀式的現象描述¹

王鏡玲

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副教授

提要

這篇文章闡述台灣民間信仰的宗教人如何透過海邊普化儀式，藉由到台灣全島東西南北中的五方，來作為生活世界整體救度的象徵。宗教人邀請神佛聖界協助，透過大海的廣闊力量象徵著匯聚更多受苦難、待救度的祖先與靈界。有待救度的祖源與靈界眾生，透過燒化過程的轉換，將信徒事前的開文、具醫治與飽足的普化祭物，放置法船中。個別的宗教人以其靈駕引領那些待救度的祖源與靈界眾生搭乘法船，透過「水路」的象徵性協助，將法船和祭物在海邊完全燒化。象徵宗教人的懺悔與祝福，將待救度的靈界，由神明作主，送往各台灣宮廟修行，提升靈性，以達到恩怨和解，帶來解脫的契機。這樣的靈界救度儀式在現代社會扮演著彌補與滿全人生缺憾的功能，讓不安者、受苦者暫時找到安頓與逃避的管道。

關鍵詞：普化儀式、靈界、紙錢、法船、開靈文

¹ 本文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以及輔仁大學「朝聖的跨宗教探究研討會」（2014.11.8）張譚心、蔡怡佳和鄭素春三位老師提供的意見。感謝新北市新莊聖德宮宮主何妙娟、許寶銀師姐、鄭惠玉女士和陳正麟先生、劉韋廷先生在資料提供的協助。

在語言中顯現的「靈界」

聖德宮座落在一般新北市新莊五股交接處五股工業區附近的住宅區²，2012年七月我第一次去訪問的時候，裡頭有一兩位宮裡的成員和宮主何妙娟³（以下簡稱妙妙師姐）聊天，一位看起來約四十多歲左右的瘦瘦男性，穿運動服裝，另一位約五十多歲豐腴的女性，穿著一般寬鬆的服裝。好像剛打坐結束，在聊天，看到我走進來，就起身招呼。

走進屋內，裡頭播放有點搖滾樂的佛經歌曲，我先走到神明桌前向神尊們行禮致意。聖德宮奉祀的主神是觀音菩薩，陪祀的重要神明有天上聖母、關聖帝君、順天聖母、姚府千歲等。妙妙讀國小高年級的獨子在一旁玩耍。不一會兒，參與海邊普化儀式、並引介給我的親戚H，也應我的邀請準備來一起聊。兩位宮內成員很快地先行離去，一會兒之後H說她頭很痛、很不舒

² 我在2012年（壬辰龍年）參與了聖德宮和紫玄宮的西部和南部普化儀式。那一年H和先生推拿師C已經通靈兩年多。C是我表姊的長子，從事推拿養生工作約二十年。H和C是在我2009年去C的工作室做身體調養之後，逐漸成為通靈者，他們的故事可能要另文撰寫。在2011年左右，這對夫妻開始跟新莊聖德宮的宮主何妙娟學習辨識神意，特別是透過搏杯的方式來辨識。他們也參與聖德宮的全台普化儀式。本文主要依據我所參加的彰化芳苑的「西部」海邊普化（2012.09.23）和台南鹿耳門「南部」海邊普化儀式（2012.12.02），以及儀式前後和聖德宮的宮主何妙娟、紫玄宮宮主許寶銀、參與2012年全台五方普化的H和C的訪談，以及在兩次普化現場請教的師兄師姐的看法。

³ 根據我對妙妙的訪談，妙妙大學畢業後，二十幾歲加入在家居士的佛門皈依佛法，工作不順遂，身體不好，頭痛欲裂，有感應能力，可以感應別人的痛。因緣，誦經持咒靜坐。妙妙遇到觀音菩薩藉由一位女居士降駕引導她，跟一位師傅誦經助念、四處結緣。三十歲出頭在往師傅道場途中，白衣觀音顯現，跟妙妙說要帶她去拜母娘，正式進入靈乩之路。過幾年，去萬華龍山寺觀世音菩薩請示確認，主神白衣觀音大士，2005-2006年正式開宮啟靈。聖德宮不專程去進香，而是去各地的相關宮廟接靈脈、作功課，2007年左右開始進行全台五方普化的儀式。

服，妙妙幫她調氣一陣子，跟觀音佛祖搏杯後，沒有什麼起色，也回家休息，連妙妙的兒子也嚷著不舒服。

當時，對這些人的不舒服，並沒有特別感覺，在那個一般大樓式住宅的宮壇空間裡，我並未感到不舒服，反而有居住空間的親切感，雖然免不了第一次到訪的陌生感。妙妙幫處理H和她兒子不舒服的狀況外，繼續回覆我對海邊普化儀式的一些提問，以及個人修行開宮歷程。妙妙大學畢業後，二十多歲時進入台北市吳興街淨心苑的佛教團體學習，是位優雅、略微豐腴四十多歲的女子，丈夫長年在中國經商，常穿著白色道衣或中式服裝。由於妙妙說父母都是外省人，不擅台語，所以我們幾乎以華語交談。

那天簡單的素食午餐過後，我便告辭回家了。過了一週，剛好去給H的先生C做推拿，H告訴我，那天大家的不舒服都是因我而起。因為我從一開始到結束，一再提到「聖德宮」這三個字。天啊～傻眼了，「聖德宮」這三個字本來就是要理解的對象，就像我說出任何一個組織團體的名字，很自然吧。但是我忽略了在聖德宮裡，提到「聖德宮」三個字對宮內成員而言，卻不是這樣，反而觸犯禁忌，導致他們身體不適。

我那天專心地問著一些自以為重要的問題，完全沒注意到其實妙妙並沒有提到「聖德宮」三個字。根據H的說法，那兩位先行離開的師兄師姐，因為我一提到「聖德宮」，他們就感受到一堆「眾生」全靠過來，他們招架不住，頭昏目眩、全身不舒服，趕緊各自回家去休息，連晚到的H也是。但H當時並不知原因，只是頭昏目眩、全身不舒服，都快騎不動摩托車。後來回家就好多了。

為何「聖德宮」一出口變成那幾位信徒都像得傳染病一樣呢？在宗教經驗中，名字有特別的意涵，有其呼喚時的宗教團體的規定。這些文字或口語上的象徵早就在宗教人所生活的社

群形式，透過學習，而成為既定的習性。人在學習和成長過程中，學到了對語言的適應，以及透過語言來取得對生活世界的認識、自我認同與自我防衛。語言在宗教經驗中，同時具有一和區隔，關懷救度和攻擊摧毀的特質。(Pruyser,2014: 222-337)

圈外人踩到禁忌的防線，這些宗教人則早已謹慎遵守⁴，並不會刻意逾越。他們相信一說出口，這幾個字就像能量補給站，向那些無形的、圍繞在他們四周渴望能量、嗷嗷待哺的「眾生」，發出邀請的信號，他們全部都撲過來吸收能量，也因此讓能量較弱者，感到耗弱或引發其他身體上的不適。只有能量強的宗教人，抵擋得住，無須畏懼。但換另一種角度，那些發心發願者，則希望透過誦經與相關儀式，來度化這些飢渴的眾生。普化儀式也正是這些相信自己時時被眾生影響禍福、但無法以一己之力幫他們的宗教人，期望透過集體力量來解冤釋結、消災解厄的儀式行動。

我說出這名字，但當時我並沒有異樣，根據聖德宮成員的解釋，是我的能量夠強，所以沒事⁵。用個體能量的強弱，來解釋是否會受到外來靈界眾生的影響。這裡面語言與靈界眾生的關係值得注意：首先，我是外人、對信徒而言是「陌生者」，一位大學老師、社會階級和客觀知識認定上比他們高的人，要來請教宮主；另一方面是宮內成員的親戚，雖不是來踢館的外

⁴ 本文在一些行文脈絡中，使用「宗教人」取代「信徒」，來表示他們是具有感應到超自然界、並具有與之溝通能力的信仰主體。使用「通靈者」時，著重在談信仰主體與超自然溝通的宗教經驗上。本文並未使用「靈乩」，因為「靈乩」不只是能感應到超自然的人，還具備為他人處理靈性追求與超自然之間的恩怨之事的職責。本文的儀式現象除了宮主之外，尚無法看出信徒們是否具備靈乩特質。

⁵ 我向來體弱多病，這幾年來因為心臟瓣膜脫垂，遇空氣不通時，常會呼吸困難。但那天儘管宮內燒香氣息裊繞，我沒有任何異狀。之後再去聖德宮訪問時，可能已經有之前的震撼教育，避開宮名，所以也沒有在場的師兄師姐被我的語言禁忌影響，而導致身體不適。

人或帶敵意者，卻來意不明。因為來宮內的人其實就是尋求對身心靈消災解厄者，但我不是、我是難以歸類、來試探的異類。他們害怕被問，害怕我所提問的內容，觸犯到他們信仰的禁忌或個人隱私，在心理上已經出現警戒與壓力⁶。其次，若他們當時知道是如此，他們先不提醒我勿說出「聖德宮」名號，也像在測試，看看對方所觸犯的禁忌，會不會導致什麼樣的後果。

再者，我是外人，當我提到「聖德宮」時，雖然由我口中說出，但是我並不屬於聖德宮的一份子，也沒有以他們熟悉的圈內人術語的語境發問，更不知這項禁忌的規矩。他們困惑於我的動機，在我所提出問題時，他們意識到的不是我所發出的問題，而是像搜尋軟體一樣，注意到是否出現禁忌的字眼。他們相信會「撲過來」的靈界眾生，要不就是不會撲向非聖德宮者，要不就是說話者能量強，有護體，可以承受。在這個例子中，正面與負面的語言能量流動的辨識，都只屬於這個信仰共同體者所相信的意義體系。他們認為宮主本人修行能力強，尚且可以應付，符合他們的設定。如果在那時我也感到不適，那麼宮內成員可能會認為我也屬於他們的一份子，也具有感通能量的體質。他們可能進一步地為我進行各種調靈的步驟，用他們的能量邏輯，以他們的分類判斷，例如告訴我卡了多少冤親債主、眾生，需要怎樣的化解，為我尋求解決之道、成為認同他們能量邏輯的一份子。

對於聖德宮的信眾而言，靈界無所不在，「能量」在本文

⁶ 這種對詢問者的提防，經常出現在詢問秘傳的儀式知識體系。我在2014年秋天第一次陪家母去彰化市一間開設四十多年的地母廟祭解和補運，雖然母親已經去過很幾次，但當我詢問最基本的文疏格式和祭拜的紙錢時，全遭拒絕。不只是我，現場其他信徒對神明指示不清楚，詢問時也遭拒絕。數月之後，2015年一月份陪母親再去一次時，我只向地母乩身詢問他們所掛匾額的年代，但對方只是微笑，仍不願回覆。

中是指來自宗教人所相信的超自然對象，對於宗教人所處身的世界所展現的影響力，這樣的影響力對宗教人而言，往往超乎宗教人所能掌控。在不同的宗教文化裡，超越人之外的能量，透過各種人可以感覺到的樣式來展現，例如以下的普化過程，透過紙錢與法船所展現的超自然力量的視覺象徵，以及透過儀式的具體步驟，例如參與者以意念、手勢、靈語、歌詠，來和周遭的「靈」溝通⁷。

壹、通靈者的「超自然」界拼裝⁸

在此，我以宗教現象學者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對於「神聖」如何透過顯現、顯現為何，來作為宗教現象的闡述路徑⁹，並銜接 Peter Berger 以「超自然」（supernatural），來統稱那些被宗教人所相信的超乎日常生活體驗之外的世界。（貝格爾，1996：10-38）本文將探討這些有別於日常生活的超自然力量，在台灣民間信仰的脈絡下，如何透過儀式性的宗教經驗顯示出來¹⁰。不同的族群、階級、性別、世代，多少強弱勢文化體系的衝突鬥爭，在時空演變過程裡，都不斷改寫超自然界的系譜與版圖，而超自然界也一再展現其多樣性與相對性，來對照人將自我中心絕對化的霸權。

本文將超自然界再作以下的區分：包含神佛的聖界與靈界

⁷ 這些透過人的感官知覺所展現的超自然力量，例如在伊利亞德的著作中，都可看到不同的宗教文化現象中，描寫宗教人在生理物質上、精神道德上、個體與社群的宗教經驗上，神聖之力的展現方式。（Eliade, 1958）；（Lewis, 2003）

⁸ 本段依據王鏡玲（2014: 37-39）加以擴充改寫。

⁹ 顯聖或聖顯（hierophany）從希臘文的字源來看，hiero 是神聖的（the sacred），phainein 是顯現。hierophany 的字義就是神聖顯現自身。（王鏡玲，2000）

¹⁰ 本文所探討的宗教團體屬於台灣在一九八零年代以後逐漸蓬勃發展的「會靈山」現象，詳見（丁仁傑，2009：105-182）。

¹¹，靈界包含祖源的世界，以及其他的被稱為有情眾生、孤魂野鬼、冤親債主、非人類的動物靈、生物靈、非生物靈...等等。在多神多靈的信仰系譜裡，按照儀式現場的目的，而有不同的神佛聖界與靈界的臨在。就聖界而言，例如以下聖德宮在彰化芳苑與台南鹿耳門海邊的普化儀式，邀請前來協助主持、見證的神明是「天」：玉皇大帝。「水」：水仙尊王與海龍王。「地」：當地土地公福德正神。再加上該宮壇所敬拜的神明：九天玄女、天上聖母、觀音佛祖、濟公活佛、福德正神，以及舉行海邊普化儀式的當地諸神，例如彰化芳苑海邊普化地點附近的普天宮主神天上聖母，以及台南鹿耳門海邊附近的鎮門宮主神延平郡王。包含漢人的宇宙觀所設定的神聖分類（天-水-地）、以及主事者所信奉的聖界，再加上舉辦儀式時具有當地特性和儀式功能分工的聖界。

通靈者對聖界的系譜，除了過去一般民間舊慣習俗裡的玉皇大帝神權階序體系、佛教、道教、民間信仰的神譜之外，加入更多由個人感應主體出發的神話連結。觀音菩薩和母娘可算是台灣民間新興靈性運動中重要跨地域的聖界象徵（丁仁傑，2012：105-182）；（林美容，2012：12-14、182），在信徒的信仰見證裡，以慈母般的誘導，無條件的奉獻與救度的慈悲，為拯救受苦者有各式各樣的化身，展現不同於父權官僚階序的聖界強權式能量展現。

除了聖界「多元」的集體特質之外，還包括人與「靈」關係的「個體化」。過去被宗教祭司（道士、法師、童乩）所主導、以集體儀式的類型來祭拜聖界的信仰文化，在通靈信仰和

¹¹ 在此，除了使用人類學家如 David Jordan、Arthur .P. Wolf、Stephan Feuchtwang、渡邊欣雄等以神、祖先、鬼的分類之外，詳見（桑高仁，2012：4-12）在本文的儀式現象中，我將再加上對於被列入「鬼」的領域的超自然力量，再作分類。

聖界感通「個體化」的模式較為普遍之後，「個體化」的人與聖界關係，逐漸成為通靈現象趨勢，而不只是依賴單一宮廟宗教祭司來傳授神意。例如以「主神」所傳達的信息，作為個人靈修主要的依據。通靈者各自發展和所親近的聖界相感通，遊走不同地域的宮廟與通靈團體間互相切磋、進而合作與競爭。聖界不再只是高高在上、需要神職人員或宗教專業者的中介來傳達旨意，而是可以像親子／女關係、師徒一般，成為通靈者修行的無形靈師團隊¹²。

渡邊欣雄曾指出，台灣的神靈世界是仁、義、禮、忠、孝等社會美德的典範。（渡邊欣雄，2000：132-134）通靈者感應神靈的顯聖能量時，一方面以複製漢人社會父子、君臣、師徒、主僕等帶有明顯父權文化模式的賞罰，來表現人神相依互惠關係。（焦大衛、歐大年，2005）以聖德宮海邊普化儀式為例，人神關係的親子模式隨著母神（觀音、天上聖母、母娘、地母、九天玄女...等等）在民間通靈團體越來越普遍、宮主或主持本身就是女性、以及成員多數為女性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另一方面，從丁仁傑等研究者對於「母娘」與「會靈山」現象的研究¹³，我們也可以發現「先天」的神靈，跳脫了傳統神靈的階層性與原先地域性的權力關係，各種「無極」的、遠古的神靈直接下降，來助人修行¹⁴。（丁仁傑，2009：154-155）這部份還融入民間教派信仰中，那些引入氣化宇宙論、陰陽調和、人「道」一體的原理，在個人靈性（靈體、靈質）修行與養生、事業與人際關係上，服膺天時、地利、人和的要素，調和個人

¹² 參見註 3。又例如周汙晴所提到的無形界的教導，參見《仙朵拉的靈修日記》。

¹³ 詳見本文參考書目中，有關母娘研究的著作。

¹⁴ 根據訪問三重天山明修宮的宮主、天山母娘的乩身。有關這位宮主的相關通靈體驗，將另撰文探討。

需求與宇宙秩序之間的相生相剋原則。(鄭志明, 2005: 159-179)

「靈」不只是他界，而是透過「我」的主體去感應。就普遍性而言，「靈」不只是人類才具有，而是萬物有靈。先天所具有的靈性，稱為「原」(元)靈、本靈，直接來自「道」、生命根源，靈魂不滅。萬物的靈性並非只有這一輩子，而是加入了因果輪迴「累世」神話劇情節。在輪迴轉世的神話劇裡，個體不再只有一個「自我」，而是多重「自我」的合體，變換性別、階級、物種...。對於靈性的修行，也是在靈魂不滅的信仰根基上，累世被當成不斷生生不息的生命史，進德與敗德都被視為同一生命整體。

每次來到人間的本靈都具有在這一輩子的任務，承先啟後，繼承之前的累世的功德或「業績」，以其肉身在这次變動的生命中，完成任務，或是帶著缺憾離世，繼續前往下一次的生命。輪迴轉世的不只是人類的肉身，而是包含成為眾生萬物的肉身，打破了人身的界線。當生命的縱身不只是這一輩子的視野時，個體面對所承擔的痛苦，也似乎因為有了另一種生命史軸線的距離感，而產生兩種截然不同的心境，一種是感受到生命苦難的因果，而致力於突破枷鎖後的解脫與逍遙，另一種則是消極地被無止境地承受債務的重擔、難逃命運枷鎖的悲觀。

通靈者對於無形靈界的分類，往往會依其受苦的具體原因再細分與擴編，例如祖先靈、朝代靈、嬰童靈...等等之類，病因或災厄來自個人與祖源、靈界因果衝突所導致的失調。聖德宮和紫玄宮海邊普化儀式，主要救度的靈界包括：「各人身邊因果現前之冤親債主、堂上歷代祖先及宗親、欲求解脫之一切有情眾生、墮胎、流產、夭折之嬰童靈、所殺害及食噉之一切眾生界內之動物、水族、昆蟲、鳥禽類等眾生」¹⁵。人與靈界的衝

¹⁵ 依據壬辰年(2012年)太上無極紫玄宮普化文疏，以及現場的紙立

突與失調在於在累世因果輪迴裡，糾結了不少「冤親債主」所累積的恩怨，必須藉由個人修行，在神佛的協助下，找出背後因果報應關係，透過個人靈修與神佛協助調理，重新建立「靈」的和諧。

但人身是否具有更高的價值，或是人和萬物具備同等價值，不同教派看待方式不同。因此，牽涉到因果報應和輪迴轉世原則時，「公義」並非以人類的利益作為最主要的考量¹⁶。天地萬物的公義不是以「人」為中心的公義，只是人類多半因為自身苦難所致，尋求自身解脫時，或者主動或者被迫為解脫人之外的靈界眾生的受苦而努力。下文所提到的海邊普化儀式，就是一種重新建立人與靈界眾生的和諧對待之道。

宗教和語言關係密切，宗教理念與宗教體驗，都必須透過語言，來達到個體與自身之外世界的溝通。（Pruyser,2014: 211-214）語言不只是語言，語言意義的指涉，往往包含複雜的可說與不可說的共同體的運作體系。能量透過聲音、口語、圖像等感官知覺的信息，傳達了讓感應者身體變化的能量場。上一小節提到的語言所產生的身體不適，來自宗教人認為超自然的能量場絕不只是正面、給予宗教人活力的元素，觸犯禁忌或詛咒式的語言（Pruyser,2014: 219-221），也帶來讓感應者難以承擔的肉體上的困擾、病痛與受苦。但同樣的「話語」對不同說話者或接收者來說，對該語言所指涉的語境並不見得具有單義性的反應。可說與不可說的語言禁忌，牽涉到設定的權力所具有的合法性與有效性。

可說與不可說的宗教語言禁忌，一直是宗教人最基本的生

牌位。參見「附錄 1」

¹⁶ 我的一位親戚曾告知我，她與妯娌的不睦來自某一世誤殺了對方家中所養的一頭母豬，母豬已懷胎將臨盆，腹中九隻小豬也一併被殺，因此受到養豬戶的咒詛，而妯娌即來自養豬戶家人的轉世。

活要素，我只不過是在同時代的宗教人生活世界遇到了，和我過同樣物質生活的人們，並非和我有時間軸（例如古代人）或地域（例如城鄉差距）差異的文化他者。生活在現代社會裡的這群宗教人，其實和過去的時代並沒有兩樣，他們並沒有被現代科學的世界觀「除魅」。他們的世界依然如古人一般，和活在神、祖先、靈界，以及漢人吉凶生剋秩序所主導的宇宙觀，現代科技的進步與社會結構的變遷，並沒有改變這群宗教人對於超自然能量運作的態度。反而隨著工業社會人際關係的複雜化，讓宗教人所面對的生活問題，比過去的農業社會更多樣、更難以掌握，也讓宗教人所相信與想像的超自然能量種類變得更加多樣。（貝格爾，1996： 10-38）

貳、壬辰年（2012年）海邊普化儀式的相關背景

這是一個被迫遺忘死者、遺忘家族歷史、遺忘每天發生在周遭難以數算的意外傷亡的時代。我們所處身的是全力投入追求物質性生產、滿足物質性消費，以及耗費在大量網路媒體資訊，來做為生命意義定位的現代社會。個人一方面追求獨立於傳統父權家族價值之外的主體性，但另一方面又和從小到大生養自身的家庭，在經濟物質面的關係以及個人價值觀的影響上密不可分。工業社會對於勞動作息的要求，以及不當的政策造成的生活沉重壓力（例如都會裡不當的高額房價與對勞工階級不利的薪資制度），讓人們不得不追求透過辛苦勞動所交換而來的物質性財富的累積，成為工業社會機械化作息的奴隸。

但另一面，那些不斷挑戰生存秩序的不幸威脅呢？即使努力勞動，也難以補償所犧牲的家庭關係，因為生活勞動而失去的愛情與親情，移工棲居異地對家鄉家族的虧欠，步入中年之後更多工作的挫敗與身體老化、家人相處衝突的考驗（親子、父母公婆、老闆同事...）、生育的挫折（流產、墮胎的缺憾）、

意外事故的考驗等等…。這些數算不完的曲折坎坷命運，讓宗教成為滿足這種種人生缺憾的重要慾望出口。

救援個別靈魂的神話與儀式展演，在現代社會扮演著彌補與滿全人生缺憾的功能。透過不同宗教信仰的儀式，讓不安者、受苦者暫時找到安頓與逃避的管道，哪怕解脫、發洩只是在儀式進行的那段短暫時間而已。以下我想透過海邊普化的儀式現象，來探討現代人如何經由這些藉由和神聖力量溝通的儀式，來呈現現代社會所面臨的對生命意義的探索，以及如何在這之中，尋求安頓自己在這個疏離、快速的工業社會的一種逃逸路線。

「普化」一詞的使用，來自聖德宮的宮主妙妙。但妙妙並不認為自己首創，而是在她開始進行「普化」時，在台灣已經有其他宗教團體也在各地接到信息陸續舉行。確實出現的時間她無法確定，但大概是2007年前後。普化的「化」是指燒化，大部分的祭物包括大量的紙錢，以及可食用供品與藥材，都在海邊透過焚燒來完全銷毀，來達到轉化給無形的神佛以及待救度與待和解的靈界，而非祭拜過後，信徒領回食用的「普施」。

海邊普化儀式參與的成員藉由到台灣全島東西南北中的五方¹⁷，來作為生活世界整體救度的象徵。在大自然的環境氛圍中，一方面透過大海的廣闊力量象徵著匯聚更多受苦難、待救度的人與非人的靈界眾生。另一方面大海也成為有利的媒介，透過舉辦普化儀式，來達到恩怨和解，讓有待救度的靈界眾生獲得普化之物的醫治、飽足、以及帶來解脫的契機，搭乘法船¹⁸，透過「水路」的象徵性協助，帶著參與者的懺悔與祝福，前往

¹⁷ 五方的「中」天池則是在台灣中部的梨山，依然有水，但並非海域。

¹⁸ 關於「法船」所扮演的救度意涵，參見（張仙武，2009：118-137）、（釋念慧，2010：93-11）。

提升靈性的修行之處。

聖德宮宮主妙妙師姐認為，若只是將干擾宗教人的「靈」，趕到他處或沖到海裡，並沒有解決恩怨因果，這些過往靈魂也沒有成長的機會，可能依然作祟人間。透過普化儀式的救度，讓「眾生」得以藉由神佛協助、通靈者的靈駕、整個海邊環境氣場的帶動，搭乘法船、蓮花座，前往神佛所在的宮廟皈依，這樣才有機會讓信徒與那些被因果恩怨所苦的靈源，彼此都獲得解脫。傳統普渡法會由法師或道士帶領信徒、透過一致性的儀軌程序來完成，而聖德宮的普化儀式雖有主事者帶領，但主要是藉由信眾們與生所具有的本靈，所引動的靈性能量的展開，以靈帶靈，同時包含無形能量場的顯現，以及信徒個人累世所傳承的德行累積。

普化儀式和「會靈」進香最大的差別，根據妙妙師姐和紫玄宮宮主許寶銀（以下簡稱寶姐）的看法，後者是去跟神佛充電、接收能量，而前者則是運用自己所具有的能量，去協助那些需要救度的無形界，也藉由普化來解決現實生活中所面臨的病痛、際遇的不順遂、苦難與考驗，因此普化儀式對聖德宮而言，也具有消災解厄的功能。聖德宮海邊普化儀式參加者約三、四十人，大概是四十多歲到六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女性約二十多位、男性約十多位，和幾位三十多歲左右的年輕人，年輕世代大多是這些中年人的兒女、朋友或員工。

聖德宮這間新北市小型宮壇的成員，包括有家族血緣、地緣的信徒，以及職場關係的成員。參加普化儀式的成員女性和男性主事者大都穿白衣，因為聖德宮主神是觀音菩薩，不同於母娘信徒的黃衣和青衣，但也有穿黃衣和青衣的信眾來參加。主事者的寶姐則是以媽祖為本靈¹⁹，儀式的聖界團隊「九天玄

¹⁹ 紫玄宮是寶姐為了承接五方海邊普化儀式，而到宜蘭三清宮三清道

女、天上聖母、觀音佛祖、濟公活佛、福德正神、諸眾神」²⁰等，展現台灣民間通靈信仰的神明團隊的分工特色。普化儀式並沒有統一的服裝要求，信徒個人隨自身所感應的能量場，來選擇服裝的色調。

參加者以大台北地區為主，例如板橋、三重、新莊、林口、關渡...等等的信徒。信徒各行各業都有，例如有做LED燈的課長、開早餐店、做模具、餐飲業等等。參加成員有一定的經濟基礎，並非經濟弱勢的底層勞動階級。在不同地區相識的南部友宮成員也來參加，例如在屏東東港地區開宮的老師²¹。參加者因為和聖德宮宮主妙妙有結緣，也來參加。有的友宮參加者則是夢見家裡拜的觀音佛祖要他前來。

夢啟的主事者

在2012年七月初訪問妙妙過後，我參加了農曆八月八日彰化縣芳苑鄉普天宮沿海一帶的普化儀式。根據寶姐告訴我，在前一年年底時她夢見自己在「開文」²²，在一張紙上畫「十」字，有四個邊，她一直在那四邊的邊處寫。之前她並沒有做過這樣的夢，似乎有神明旨意，就是自己接到當主事者。寶姐年近六十，是新北市知名連鎖小吃店的店長，那段準備期間另外一位

祖那邊請來的「臨時牌照」，並沒有實體的宮廟。這裡的本靈，簡言之，指的是每個人所承接的無形界的接收類型與屬性，以便來到這一世的濟世，寶姐表示她所擔任的濟世任務的無形源頭是媽祖。本靈乃與生具有的靈質，不斷在不同的累世神話劇的生命劇場裡，扮演不同角色。具備接收自身之外有利於修行、濟世的正能量，例如來自仙佛的能量，或者被有害的負能量糾纏，例如冤親債主，導致不幸的生命際遇。本靈不斷在累世輪迴，繼續修持或「作惡」，善與惡互相不斷拉拒對抗。

²⁰ 詳見「附錄1」。

²¹ 妙妙最近幾年帶領聖德宮參加屏東東港王船祭典時，有參與當地宮廟的活動。

²² 關於開文（開靈文）詳見本文後半的闡述。

宮內師兄也夢到要去做普化，要做多少艘法船，就負責製作法船的工作。

妙妙和寶姐表示，因為神明指示有天災，去做普化可以降低與轉化無形靈界的怨氣與痛苦，災難就會降低，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最先感應到「要」或「不要」做儀式、再來確定誰是主事者。然後其他的師兄師姐則感應到負責不同種類的普化用品的分工，例如製造法船造型與數量，準備米飯、粽子、龍眼之類比較有特色的供品...等等，以及透過「開文」來祈福與消災解厄，協助待救援無形界。

至於是否舉行普化儀式、什麼日期、哪些地點，寶姐則到聖德宮請妙妙師姐幫忙「逼」--搏杯求證觀音佛祖，確定不是自己的妄念。因為要花不少錢²³，也是「做功德」，不是個人性的行動，而是代表這個信仰團體的共同參與，不能貿然行事。據妙妙表示，普化一年總共 4 次（東部和中部一起做兩天一夜，其餘一天往返）。到 2012 年為止，已經做過五年，以海（水）邊為主。每年普化的負責人不同，一開始有一年是妙妙負責。寶姐則是曾參與最近兩年的普化儀式，每次先確定地點、再確定五方時間。壬辰年去的五方分別是北部新北市金山海邊、東部花蓮崇德海邊、中部梨山、西部彰化芳苑海邊、南部台南鹿耳門海邊，都是比較偏遠、但曾經在附近常發生意外的地區。

農曆八月八日到彰化芳苑海邊普化的那次，雖然聖德宮前一年來就曾面臨廢土問題所造成的濕地地面凹凸不平，嚴重影響祭品擺放和儀式進度，但牽涉到漲潮的掌握，妙妙不敢換其

²³ 據妙妙表示，普化儀式一次花費 8-10 萬元左右，個別信徒花費約數千元，包含車資活動費以及個人奉獻的物資或金錢。但 2012 壬辰年過後過後，妙妙就不再去各地參加五方的普化，這兩年來是在聖德宮內舉行普施，沒有燒化的儀式。普施只有讓被普的對象聞氣味，食物並未燒化，仍由祭拜者領回食用。

他地方，怕不諳水性，漲潮危險。但他們不敢去檢舉廢土，怕反被找麻煩無法去普化。再者，去普化時在信仰上需要請當地神明相助，就現實條件上，需要請當地宮廟跟海巡署報備，因為牽涉到大量焚燒紙錢祭品的公共安全性，必須有跟警察局報備，以免觸法。

參、海邊普化儀式的主要步驟

信徒的遊覽車一大早從新北市新莊聖德宮開出，抵達台灣西部和南部普化地點時大概接近上午9點半左右，首先前往鄰近的芳苑普天宮（西部）和鹿耳門鎮門宮（南部）向主神致意，也向廟方致意尋求設備上的協助。

儀式現場擺設

圖1 鹿耳門普化法船所承載的供品



在海邊的普化儀式，「上桌」是請來見證的主辦宮廟與協助宮廟的神尊以及令旗，「下桌」則是有待救度的無形界紙牌位²⁴。其次是供品桌，包含「瓜果品、清香敬茶與禮酒」（食物飲料），

²⁴ 所邀請來現場的神明和普化對象，詳見「附錄1」的普化文疏。

以及「金銀財寶蓮花奉」（紙錢）²⁵。祭拜的供品中有大量的醫治「靈」受傷的各種藥材、紙錢，以及通靈者為普化對象所開的靈文，都放入待燒化的法船之中（圖 1）。由於普化地點信徒需要搭遊覽車長途跋涉，沒有準備葷食，以素食和不會在短時間腐壞的食物為主²⁶。「上」、「下」桌之後，接下來是擺放法船。法船擺設分成壽生（具有德行祖先與有德行的靈界「眾生」）的法船放龍邊，和往生（德行不及壽生標準的祖先、靈界「眾生」）法船放虎邊。普化儀式特別關注殘疾與病痛的靈源與嬰童靈，給這些靈源的供品和小法船放在地上，信眾們以人的世界類比「靈」的世界，認為這些靈界眾生行動不便或是尚無法行走，將嬰童類供品和小法船上在地上，以便於牠們較容易取用和上船。擺放在地上並非因為牠們是被歧視的污穢或低階的，而是讓殘疾傷弱的「靈」更方便取用。

安令旗

圖 2 鹿耳門普化黑令旗



海邊普化布置時，除了上述的神明、普化紙牌位就位、法船供品擺設之外，同時間，也在離海更近的普化最前線，插下主事者聖德宮的黑令旗（圖 2）。黑令旗一安插下去，代表兵將

²⁵ 文疏內容詳見「附錄 1」。

²⁶ 根據妙妙表示，雖然有祖先曾托夢要吃葷，但被她以供品新鮮為重婉拒。

在此鎮守與普化儀式結界的記號。安令旗並先燒香稟告在地的土地公與海龍王，但是這項祭拜儀式由安令旗的代表負責即可，不必全體出動。黑底白字紅流蘇的令旗，中央有八卦圖案與環繞各式咒語的旗面，在波濤微起、廣闊的沙地上迎風飄揚，揭示與各種神聖能量接上線的攻守力場啟動。

開香

全體一致，由聖德宮宮主妙妙師姐領全體上香。先向海邊稟天公，然後轉向神桌，向宮裡請出來協助普化的主神和其他神明，以及向鄰近宮廟的主神參拜²⁷，保佑一切順利。再向另一桌普化對象的紙牌位參拜後，讀文疏²⁸與奉獻名單。開香後，信徒將香插在供品上，邀請普化對象享用。雖然現場只有呼嘯的海風，沒有莊嚴的誦經團或聖樂團，但無聲勝有聲，才一下子，通靈人紛紛各就各位，去接應他們所感應到前來接受普化的「主角們」了。

敕船—法船開光點眼

圖 3 鹿耳門普化法船開光點眼

²⁷ 鄰近宮廟前來協助的主神在彰化芳苑海邊時的普天宮媽祖和台南鹿耳門海邊的鎮門宮國姓爺。台南鹿耳門海邊普化的上卓神明的水仙尊王，並未寫在文疏之中。

²⁸ 文疏詳見「附錄 1」和「附錄 2」。由於主事者妙妙是外省人，雖然信徒大部分是講台語，但讀文疏時，竟然誦讀者無法以台語讀，必須讀華語，兩次讀文疏者年齡都約五十多歲左右，可見母語喪失的危機。讀文疏者男女皆可，雖然我看到的兩次都是男性讀文疏。



由主事者寶姐一手持香，一手比蓮花指，以其靈駕對沙灘上每一艘插有五方五色船號旗幟、青（綠）、紅、黃、白、黑的法船，逐一敕船，先是「壽生」船（圖3），然後「往生」船（圖4）。

圖4 鹿耳門普化法船全貌



法船上都有船夫，「壽生」船船身較大、兩側各畫有龍鳳，寶姐啟動法船的能量，讓法船得以感應神明的能量，以及承載普化的祖源與靈界眾生。但寶姐並未將敕船時口中所唸的靈語大聲說出，也沒有邀請信徒聚集過來一起行動，而是屬於主事者與法船一對一的靈力能量的啟動。這期間其他個別有感應的

通靈者們分頭進行，有的跟在寶姐旁邊、有的走到不同的法船、蓮花座、供桌面前靈動。

現場眾聲喧嘩，非常熱絡。普化對象的涵蓋面包含家族血緣為主的歷代祖源，以及累世的時間軸所包含的冤親債主，和信徒所吸引過來的在這個普化海邊空間內，想要解脫的一切有情眾生，涵蓋面非常廣闊。許多或細微或嘹亮的聲響，發自每一位通靈者的口中，像是同時間內開了數十個視窗的大螢幕，在廣闊的海邊，不管是彰化芳苑凹凸不平被廢土侵擾的濕地地面，或者台南鹿耳門海邊長著耐旱爬藤植物的沙地，現場每個無形的「視窗」裡，呼嘯的海風下，插在每件供品上燃香的氣味，上演著通靈者記憶與想像交織的過往生老病死的缺憾、創傷的縮影、所幻化的「他者」栩栩如生地在身旁出現。

通靈者都以自身所想像或感應到的無形對象，而做出屬於其神話劇的角色，例如在彰化芳苑海邊普化時，有信徒以手繪「陰陽八卦」運轉的圖形，來醫治那些受傷的靈源、像醫治早夭的嬰童靈。有的比著蓮花指手勢，唱著憂傷的歌仔調，有的以略帶哀戚的新時代（New Age）曲風的靈歌靈舞，或者武術般雙手畫弧推動，或者暗自默想、以意念感通。

有的初階通靈者尚無法辨識靈界的類型，需由較資深者指點，例如妙妙師姐在現場曾指點某幾位生手，走到某幾艘法船前，幫忙引導靈源進入屬於祂們的法船，或者把奶製品放到往生燒化區焚燬，燒給嬰童靈等等。某些做出孩童般動作的通靈者，因其能量來源為孩童特質的靈界。

邀請與等候普化對象進入法船期間，通靈者有的前往海邊對著海面灑魚飼料，以慰水族靈；也有靈駕者前往神明前面稟報，稟報帶多少兵將過來，要來執行怎樣的任務。例如有位早餐店老闆當關聖帝君靈駕時，他以武將的動作，一手高舉無形令旗，捋鬚、走弓箭步，對著上桌的神明們說著文言的靈語。

只是，現實的時間是如此緊迫，而通靈者個別和靈界之間的情愫卻又曲折迂迴，牽連到通靈者個人或祖源，過往的身心創傷、虧欠、身體的病痛，以及那些和通靈者有因果報應關係者，或是非親非故、只是古往今來難以測度的冤靈。通靈者不斷地反覆同樣的動作、聲音或歌吟，像是邀請靈界的他者，也像引發內在壓抑情緒的抒發，在這個可以抒發、安慰、勸說、追悼、醫治「他者」的儀式現場，意識到或無意識地透過肢體的展演，撫慰了自我的陰暗面。

開船燒化

普化儀式的高潮在於開船燒化。燒給不同聖界的紙錢分開處理，神佛的紙錢在開船前已經先燒化。是否已到開船時辰，由主事者寶姐搏杯，感應佛祖是否已看過現場，確認圓滿告一段落，搏三杯來確定。出發之前雖已經事先搏杯請示幾點開車、開香、開船，但依然必須按照現場實況來作最後決定。「普」的時間約一個多鐘頭，時間有限，大家在時間內盡量邀請。主事者寶姐跪在神佛面前，搏杯確定開船時間已到後，大家將文疏、法船和所有燒化祭品集中以利燒化。在一般施食儀式裡主禮者透過誦經、展示手印，統一的動作，來使救度的對象得以開喉變食，領受甘露法食。（王鏡玲，2013： 25-61）咒文與手訣、手印具有將祭物一化十、十化百、百化千的「少」化成「多」的象徵意涵。普化儀式則由現場參與的通靈者，以各自靈駕所承接來自神佛的能量，進行原先只由主禮者所擔任的化食，以「以少化多、以百化千」的口訣和各自肢體展演，邀請無形眾靈上船。

在台南鹿耳門海邊的普化現場，燒化時，大家將十三艘法船搬移往前方更靠海面的燒化區，現場大家的動作忽然間加速了。主事者寶姐很低調，並沒有明顯地站出來指揮調度，現場

顯得有點慌亂。友宮來協助的宮主，在搬動法船時，快速地講了很多台語「好話」，邀請、吆喝、勸告亡靈眾生趕緊上船。例如「紫玄號的船長開乎穩、開乎在，沓沓仔駛，載這些亡者的靈，會當修行、會當歸位哦～」大家一邊大聲喊著「開船囉～」，一邊用大量礦泉水灑在法船移動時的兩旁，作為「開水路」的象徵（圖5）²⁹。藉助大海的能量，藉由水的洗淨與承載的象徵（Eliade,2001: chp3），承載祖源與靈源的法船，前往皈依之處。

圖5 開水路



「壽生船」先開、再開「往生船」。沒有制式化的統一動作，人員調度也有點忙亂，例如抬船者移動時，發現兩邊沒人開水路，必須停下來等候救援，有的法船則是幫開水路者太多。搬運法船像是搬運大型手工玩具，一方面抬船吆喝、一方面澆水向前走，莊嚴中帶有遊戲感，現場的中老年人彷彿青少年角色扮演（cosplay）的氛圍。但儀式的規矩還是不斷被提醒，例如有人將往生蓮花亂丟到燒化區，被資深的通靈者趕緊整理好，以示對於無形界的敬意。

²⁹ 儀式中有船從陸上行舟到進入海或燒化過程，必須以象徵性的在船前方或兩旁灑水，作為舟行於水的象徵意義。在康豹所寫的《台灣的王爺信仰》，也提到開水路。（康豹，1997：163）

在九月下旬彰化芳苑海邊燒化，因為濕地廢土造成凹凸不便、和友宮位置協調延誤，嚴重影響開船進度，加上天氣仍十分炎熱，信徒們伸展動作較為困難，只能以上半身小動作的靈駕為主³⁰。在鹿耳門的普化則在十二月初的秋陽當空、蔚藍天際偶有雲彩遮日，熊熊火焰在海浪滔滔的廣闊沙灘上揚起，呼嘯的海風不斷一些紙錢不斷捲起。現場充滿焚燒的熱力和燒毀的氣味，以及圍在緊鄰海面的沙灘上環狀燒化區旁或站向更靠近海岸邊者、大都渾身解數為靈界眾生送行的通靈者，各種動作越來越殷切的靈駕姿勢。有的不斷將手勢以向心方向、指往燒化區的法船或向四方擴散的手勢，有的則不斷引導從燒化區以離心方向手勢、象徵將法船引向海面。有的以靈語，有的以文言台語並手持宮壇旗令邀請法船、順利前往神佛皈依處。

就那些無法感受到能量的圈外人來看，現場可能是一群發瘋般的手舞足蹈者，但就那些感應到各自能量場變動的參與者而言，像是多視窗全開、互相切換的能量轉輸站。以信徒從最切身的慾望滿全、到推己及人的同心圓；從成全自身與自身的祖源、到成全那些全然陌生、卻急需救度的陌生的靈魂。藉由救度痛苦、悲傷的「他者」得到安慰與醫治，也藉此讓通靈者感到自身長期羈絆的苦痛與厄運得以化解。信徒們一直以靈駕送普化對象上法船，直到現場的燒化完成。現場熱力四射不只是有形的烈焰，還包括激情的通靈者所投入的各自神話劇的氣氛。但這樣強大的能量流竄，卻也讓一些氣場比較凌亂或較為虛弱的通靈者感到身體不適，而需要宮主妙妙來協助調理。

通靈者在靈駕邀請眾生之際，會收到一些回應，表示已經期待很久，終於收到了致謝，眾生得度而喜極而泣。萬一有沒

³⁰ 彰化芳苑普化多位參加者事後表示，空間的不便造成靈駕的困難，許多人身體不適，必須把被限制、受阻的能量，轉往後來儀式結束後去附近普天宮再度參拜時，才能稍有抒解。

有上船，引致現場通靈者身體不適的，都要盡力協助送走，資深通靈者協助新手們辨識正在送的是誰，是祖先、嬰靈、還是哪一種靈源，而非盲目地隨大家起舞³¹。

拔令旗+「即興劇」—海邊的旗隊

在法船、祭品、紙錢的焚化儀式接近尾聲時，在台南鹿耳門海邊的普化現場，忽然妙妙就讀國小高年級的獨子，被聖德宮主祀神之一的姚府千歲附身，以騎馬步伐快速奔向接近海面處，滿頭大汗地舞動雙手，發出「哈！哈！哈！」的聲音，不像孩子發出來的笑聲。幾位資深通靈者緊跟在旁，在燒化區送船的信眾們一陣錯愕。男孩馬步快速往返幾次後，男孩站在燒化區，面向海、雙手拼命揮舞，像歡送所有現場靈界眾生趕緊上船離開。

友宮宮主是在東港開宮的濟公禪師乩身，主神也是姚府千歲，從小拜姚府千歲。他辨識男孩的神意，提醒男孩小心，也轉告大家神明的意思。男孩示意男宮主去拔起黑令旗，再將這支結界的兵將旗交給男孩，男孩手持令旗，飛奔回大約一百多公尺之外主神神桌前。由緊跟在後的男宮主插回。低調的主事者寶姊這時簡單宣布儀式圓滿結束。

但是這時，降駕在男孩身上的姚府千歲似乎還有事。男孩（千歲爺）要大家拿起神桌上的令旗，繼續趕往燒化區。大家又是一陣錯愕，但男孩並未被阻擋，反而大家紛紛跟著拿起神桌上大大小小的令旗，有的則拿拂塵法器，包括那支已經插回去、表示儀式結束的聖德宮兵將旗。信徒們被強大的能量駕馭，像民族舞蹈的旗隊一般，圍著燒化區用力揮舞。眼見大部分的法船、紙錢、祭物都已焚燬剩下餘燼，這群人卻在海邊強風呼嘯下，手舞足蹈、吆喝呼喊，個個生龍活虎。彷彿為全台五方

³¹ 根據妙妙師姐的訪談。

的海邊普化最後一場劃下激情的句點（圖 6）。但這「激情的句點」卻是由男孩偶發所帶領的遊戲般起乩行動劇，在彰化芳苑的海邊普化並沒有這樣戲劇性的結束。

圖 6 鹿耳門普化開船燒化後的靈駕



激情過後，有人開始因為剛才激烈的行動，而身體不適。妙妙師姐事後的解釋，此乃借助兵將之力，得以趕緊送眾生上船，不要留戀。那些在最後拿令旗去送行者，雖有兵將保護，但兵將所展現的強大能量，一時之間肉身恐難以駕馭，或者有不願離去的「眾生」跟隨，以致有身體不適者，需要再進一步到宮廟調理。結束後，大家吃帶來的粽子、龍眼、水煮蛋等等，剝殼、脫殼、解厄運，以求好運來、厄運去。這些供品或食物都由發心的師姊提供。

儀式的主事者是比較低調的女性，兩位宮主並沒有以強勢的靈駕展演，來帶領信眾，作為儀式的亮點，反而把大部分的時間留給通靈者們去面對自身所感應的無形界，宮主在旁個別協助較資淺的通靈者辨識靈源，與被能量衝擊身體不適時，協助靈療。友宮的男宮主與男性通靈者的靈駕在現場，因其外顯的肢體語言（聲量、動作的展演性）反而較引起注意。女性雖

擔任幕前與幕後重要角色，但在儀式進行中，大都以個別性指示代替統一的發號施令。

肆、紙祭品：紙錢、開文、法船

在海邊普化儀式中，除了食物類供品和中西藥材之外，最明顯的特色是數量龐大的紙祭品燒化，包括：1) 溝通不同聖界的各類紙錢、2) 信徒針對這次普化所開的文、3) 將靈界送往皈修之處所承載的法船與蓮花座。這些紙祭品反應了信徒對超自然界（神明、祖先、祖先之外的靈界）的分類與欲求，如何透過這些祭物系列的燒化轉換，被救度的亡靈，願意解消恩怨、減輕痛苦、與放棄作祟信徒、前往皈修聖境，宗教人得以獲得懺悔、消災解厄與庇佑，各自解脫一片天。

首先，紙祭品顯示了漢人民間信仰對聖界神明團隊的分工，以及對靈界的親疏、尊卑、德行高低的區分，人與這些超自然「他者」的想像，是世間人際關係的翻版³²。作為向對方釋出善意的贈予，牽涉到請求對方協助，如果利己的成分大、違反公平與正義原則時，也包含賄賂的成分。（施晶琳，2004：14-15）但公平與正義原則在民間信仰中，依然是重要的信仰倫理，神明被視為無私的象徵，神明答應協助依然包含信徒自身的德行，以及因果報應上的正義。

再者，就紙錢功能性而言，首先，是救度亡靈而請求相關神明協助的聖界分工，例如海邊普化儀式給三界（天、地、水）神明的壽金、刈金、福金等，及其所派遣的兵將所用的，例如「甲馬」、「白錢」、「過關錢」、「路關錢」、「水關錢」等。特別是對於現代社會無數墮胎的靈魂和早夭的生命，也在紙錢的種類燒化上，提供了像「花公花婆」錢、「嬰靈金」等。以及

³² 詳見「附錄 1」。

間接和生產相關的「註生娘娘錢」，為的是未生育的、已生孩子的、無法生出來、夭折的，陰陽都有。在「累世」與「輪迴」宗教理念下的連結：例如燒給「前世」夫妻、「前世」父母的紙錢。

其次，普化儀式的紙錢系列主要是以「補運錢」和「解厄錢」為範圍，所展現的宇宙觀，彷彿是一張權力路線圖、旅遊指南和必備物清單、以及對於無常命運的保全系統，鉅細靡遺地把可能的「厄」都列出來。這些紙錢系列顯示的陰暗面不只是個人，而是包含家庭所造成各種不幸災厄。例如本次所使用的陰陽錢、太歲錢、白虎錢、五鬼錢、病符錢、買命錢、車厄錢、改厄錢、煞神錢...等³³。

此外，摺紙做的衣服褲子，都意味著這些信眾對於那些有待救贖者的苦難想像，最貧窮、不幸、受苦受難的靈魂。醫療用紙錢像「藥師金」，以及祭品中那些中醫藥材和外傷的西醫藥品，不再只是透過紙錢所展示的象徵意涵，藥品的實體也意味著以物質性肉身傷害來對想像靈界。這些受苦的宗教人，想像著比他們受更多苦的靈魂，希望無形靈界的解脫，也帶來現實世界的和諧順遂³⁴。

透過儀式中紙祭品的材質、視覺特色、擺設與燒化的轉化，來具體化信徒們的需求與聖界對象的臨在感。在廣闊的海邊，當這些紙錢被擺放在供桌上、法船內、供桌腳下的地面上時、那些鮮豔或素樸的視覺圖像、各種紙錢繁複或簡單的圖形與色彩，都顯示出漢人宇宙觀裡，對於人與聖界溝通的視覺化想像。

³³ 詳見「附錄 2」。

³⁴ 紙錢中大量的往生錢、壽生錢，這些是在解嚴後一九九零年代越來越盛行的新式紙錢。往生錢主要對象是冤親債主和待救度的眾生，助其早日超渡轉世，也盼其不再作崇信徒，讓信徒不順遂。這些新式紙錢也成為折成蓮花座和法船的重要材料，色彩和構圖，都比傳統紙錢構圖較繁複、色彩較華麗鮮豔。(施晶琳，2004：90、114-115)

紙錢接受者必須具備一定的德行，否則燒的庫錢，往生者無法領受，也需請神明見證，確認所燒化的紙錢過世親人可以收到。（施晶琳，2004：75-76）受苦、病痛、挫敗的人生，意味著虧欠、良心不安與命運恩怨債務的償還，需要多少交換的籌碼給神佛界，以及給靈界，靈界是邊緣者、受苦者、匱乏者、殘疾不幸者、冤親債主等等。人和靈界的接觸，往往必須透過神佛來確認，人對靈界的負面想像與敵意，讓人與靈界之間無法有明確的信任關係。人對於靈界想要彌補缺憾，透過消極地補償討好，與積極地無私的救度，需要物質性象徵的各類紙錢補給，醫治病痛、解冤釋結，勸他們離開所跟隨的信徒，進入法船，再送他們前往神佛宮廟進修。

「開靈文」則是普化儀式中最具個體化的儀式特色。「開文」同時具有自我理解和溝通「他界」的功能。「開文」是透過書寫、圖繪，以及開完之後的自我解讀或請更強者解讀後燒化。藉著不斷「開文」的視覺化表現，一次又一次具有個別化的宗教體驗，去回應超自然界的書寫行動。「開文」也具有向仙佛推薦或求救在世者以及過逝者，「開文」者為那些過世卻依然受苦的累世祖源，以及開文者累世所傷害的眾生、祈求神佛的開赦和引渡。

需要救度的亡靈往往會讓這些尋求普化的信眾，遇到身體和際遇上的不順遂，必須透過救度、醫治這些不圓滿、受苦靈魂來讓自身消災解厄。當通靈者進行「開文」的普化儀式前置作業時，寫的時候有時身體會不舒服、疼痛，在心情上有時也痛苦、沈重而淚流不止³⁵。因為在書寫的時候，靈界在過往累世

³⁵ 關於開靈文的意涵，除了妙妙的訪談所提供的觀點外，我個人也多次看到開文。一次是我回彰化老家，拿衣服去附近無底廟旁修改時，修改的裁縫師正在開文，驚鴻一瞥像是藍底暗色線條，非常繁複、彷彿洪通的構圖風格，但她立刻收起來。去拿衣服時，她拒絕

所承受的痛苦，透過開文者書寫時，讓開文者一方面感同身受，另一方面也彷彿想像、發洩與釋放與自我治療。透過「他者」來度化或審視自我的不安與受苦。透過將痛苦與不幸在書寫的線條與筆觸中傾訴，來完成為讓無形的「他者」解脫痛苦，也為通靈者自身洗滌、懺悔、或分擔「他者」之痛。

「開文」就普化的儀式而言，意味著當次擔任普化者所擔任的職責，也具有稟告廟方主神、當地與神明與協助法船皈依神明的用意。參加的信眾在這段時間裡，感應到需要幫忙開文的祖源和靈源。將所開的文在普化儀式之前幾天，送至主辦普化的聖德宮，經宮主一一看過，搏杯經觀音菩薩見證後，一起蓋上該宮壇的印章後放入法船，當天燒化。

另一方面，海邊普化的開文、也包含通靈者感應到這些普化的靈界要送往何方宮廟皈依，並說服這些靈界藉由普化所提供的祭品與紙錢，而獲得療癒與補償，放下對人間的怨恨與作祟，看看哪一處的神明接納祂們，讓祂們有解脫與提升的機會，這是普化和一般普渡施食不一樣的地方。普渡儀式雖然祈求神佛協助超渡亡靈跳脫地獄之苦，獲得解脫，但是並未提出普渡的對象去哪裡「具體」協助。

接下來是法船。法船是普化儀式重要的主角。法船繼承自明清以來民間教派信仰重要的救贖象徵，顯示了神佛雲集、共同護送流落凡間的失鄉兒女，回歸本源的信仰精神³⁶。法船不只

我拍照，她請來的師姐告訴我，一旦被拍就無法完成燒化給過世者的儀式。並請裁縫師另外用黃紙紅筆寫一張很整齊的圖畫字的文給我，並告訴我這是作為像我這般傳道授業者的勉勵，並讓我帶回。另外是本文提到推拿的親戚 C 和 H 這四年多來，也從不會開文、到經常開文，也目睹過他們開文。有關靈文進一步的探討，因篇幅有限，有待未來再另文繼續深究。

³⁶ 明末清初的《龍華寶經》卷四〈排造法船品〉第二十一「排造法船者。排者。排滿虛空。造者。置造當來。法者。西來妙法。船者。

是抽象的宗教理念，而是在儀式上的具體表現。信徒按照聖界的指示，製作不同大小款式之後，在熱鬧、溫馨或盛大的儀式燒化過程，在火中從有化無，彷彿成全了信眾救贖的心願。

每次製作法船會因為感應與設計者不同，做出來款式不同，例如在彰化芳苑海邊普化的法船有「龍」造型和「鳳」造型、金色與黑色，來區分給「壽生者」與「往生者」搭乘。鹿耳門的普化法船則以外型規格的大小來區分，大的是給壽生者、小的給往生者。法船並非只是抽象的「上法船皈家去龍華相逢」³⁷，而是將這些救度的亡靈，送往全台通靈者經常去「會靈」參拜的宮廟，請主神作主，例如送往花蓮吉安勝安宮，請王母作主、或者埔里寶湖宮天地堂地母廟，由地母作主等等³⁸。之所以送往這些宮廟，也是經由這些信徒們所感應到的神佛旨意，透過通靈者為這些祖源和靈界所開的靈文，顯示神佛願意接收亡靈，並進一步協助皈依，讓待救度的靈界得以跳脫和人間的恩怨、進入新的修靈之路。

紙祭品不管手工藝所下的功夫好壞、材質的繁複或粗簡，每一次慶典紙製品都將被徹底銷毀³⁹。因此每一次的製作即使和上一次完全一樣的製作模式，卻都是重新再造全新的物件。一方面就是以小搏大、以「剎那」換取「永恆」，「仿造」與「再現」轉化現實界與神聖界，另一方面由於對於透過這些導致不幸的「他者」的恐懼、厭惡、憐憫，讓人對於祭祀物體系的使用帶有拒斥、短暫使用、「拋棄式」的意味。「拋棄式」是他們存在的宿命，想留下來作紀念，反而成為這種祭祀物的禁忌，

法船普渡。這便是排造法船也。」（張仙武，2009：118-137）

³⁷ 《龍華寶經》卷四〈排造法船品〉第二十一
<http://www.tao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50/c50039/04.htm>。

³⁸ 詳見「附錄3」。

³⁹ 在目前人口密集的都會，焚燒紙錢已經變成現代社會以空氣污染的考量，而加以限制或禁止。

它們一再以銷盡來證明它們存在的功能⁴⁰。

伍、結語

生命的考驗與苦難無所不在，宗教人的靈界無所不在。救援個別靈魂的普化儀式現象，在現代社會扮演著彌補與滿全人生缺憾的功能，讓不安者、受苦者暫時找到安頓與逃避的管道，哪怕解脫、發洩只是在儀式進行的那段短暫時間而已。海邊的空間作為儀式展演的舞台，提供了大自然能量轉換很關鍵的平台。火的燒化儀式，在現代擁擠的都會空間，受到嚴格的法律限制，但透過火的完全燒毀，卻是將有形物質轉換無形能量、最明確而直接的處理方式。燒毀所激發的現前感官上毀滅性與發洩的快感，以及可以將物質的毀滅，轉換成無形的禮物、和神聖他者，交換對自身願望的成全。

海邊普化儀式雖然普渡眾生、消災解厄，但是並不意味著通過這場儀式，信徒們生活中的不順遂就解除了。現場所出現的靈界能量，可能因為尚未準備好或無法承接，而產生肉體與精神上的不適應。靈界的能量是相對的，如果超過個人身體的承擔，就可能變成對於個人造成困擾不適的力量。現場還會因為宗教人認為靈界的不願離去或晚到、或被強大的現場能量影響，而受到新的靈界干擾。這樣的民間信仰儀式一方面雖解決信徒的虧欠與不安，找到和解的平台，讓通靈者如釋重負，進而趨吉避凶。但另一方面也因為宗教人身處現實世界的各種不確定性，人生考驗繼續不斷，靈界也被宗教人視為將繼續干擾求援，必須進行下一次的相關救度儀式。

⁴⁰ 這些普化文疏的原始電子檔，妙妙說已經刪除。過去曾經在田野調查中，遇到信徒拒絕被燒化的文疏或所開的靈文被拍攝下來，因為他們認為被留下影像，意味著燒化沒有完全。（王鏡玲，2011）

附錄1

太上無極紫玄宮普化文疏之一

山河大地娑婆界 欲得解脫急積德
我今誠心求懺悔 佛道萬法心為上
心合天地及妙法 法心遍佈虛空界
今逢佳日普供養 迴向祖上冤親靈
伏以 赤誠之心

恭請

太上無極紫玄宮

九天玄女 天上聖母

觀音佛祖 濟公活佛

福德正神 諸眾神作主

正值天運歲次壬辰年十月十九日 今據娑婆世界於
中華民國台灣省台北市中山區吉林四五六巷十六號二樓

新莊聖德宮 何妙娟

新莊京韻宮 李友敏

諸多眾師兄師姐等

前來台南鹿耳門鎮門宮附近沿海一帶 行普化法會

誠意僅奉瓜果品 清香敬茶與禮酒

金銀財寶蓮花奉 眾靈前來共享用

沿海周遭一切有緣眾生、水族靈及參與法會者之歷代

祖先累劫冤親債主及過去父親師長等

一同領受共結善緣 祈

世間人心祥和天下太平 日月清明風雨以時災厲不啟

家下納吉男增百福女納千祥 一切有情同出苦海共登

寶岸

文疏一表誠稟化 諸佛菩薩作證明

正值天運歲次壬辰年十月十九日

太上無極紫玄宮許寶銀及同道善信瑞表 百意上申

附錄 2

太上無極紫玄宮普化文疏之二

恭請太上無極紫玄宮九天玄女娘娘作主

弟子眾等今日虔誠敬備

壽金一百二十支。刈金七十支，福金五十支，大銀四十支，小銀四十支，庫錢四箱，甲馬二十支，金錢二十支，白錢二十支，經衣二十支，藥師金六十支，金銀元寶各五十條。

過關錢五十支，路關錢二十支，水關錢二十五支，陰陽錢十五支，太歲錢二十支，白虎錢二十支，五鬼錢十支，病符錢五十支，買命錢六十支，本命錢四十五支，車厄錢五十支，改厄錢二十支，將軍錢二十五支，煞神錢三十五支，三六刈錢二十支，天官錢二十支，地官錢二十支，水官錢二十支，註生娘娘錢二十五支，前世父母錢二十支，前世夫妻錢二十支，十二元神錢六十支，花公花婆錢二十支，中西藥品各一批

補運金含貴財丁六十支，天地水庫各一百八十支，天地水錢各一百八十支，紙摺衣五百套以上，紙摺鞋五百雙以上，壽生金蓮花五十六朵，水蓮七百朵以上，小法船一千四百艘。

恭請參加普化法會各人身邊因果現前之冤親債主、堂上歷代祖先及宗親、欲求解脫之一切有情眾生、墮胎、流產、夭折之嬰童靈、所殺害及食噉之一切眾生界內之動物、水族、昆蟲、鳥禽類等眾生領收，祈願彼此解怨釋結，往生善處。

祈願陽上（報恩人，懺悔人）元神光彩 闔家平安。

天運歲次壬辰年十月十九日 太上無極紫玄宮弟子眾等叩恩

附錄3

新北市新莊聖德宮、太上無極紫玄宮壬辰年十月十九日台南鹿耳門海邊普化法船種類

以台南鹿耳門那次普化的法船為例：總共有十三艘。「壽生」法船三艘為：1.紅色・開往嘉義新港奉天宮的紫玄號，恭請天上聖母作主，來照顧這些無形界接下來的修行之路。2.黃色・開往花蓮慈惠堂總堂的紫玄號，恭請瑤池金母作主。3.綠（青）色・開往嘉義半天岩紫雲寺紫玄號，恭請觀音佛祖作主。

「往生」法船十艘，以五色代表五方，每種方位兩艘。1.南投埔里寶湖宮天地堂地母廟（青色慈航號），恭請地母至尊作主，2.宜蘭頭城外澳接天宮（黃色慈悲號），恭請北極玄天上帝作主，3.南投民間松柏嶺玄天上帝祖廟受天宮（黑色慈元號），恭請北極玄天上帝作主，4.屏東楓港紫竹林龍峰寺（白色慈德號）恭請觀音佛祖作主，5.花蓮吉安勝安宮（紅色慈聖號），恭請王母娘娘作主。

參考文獻

- Mircea Eliade (2001)。《聖與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楊素娥譯。台北：桂冠。
- Paul W. Pruyser (2014)。《宗教的動力學》(A Dynamic Psychology of Religion)，宋文里譯。台北：聯經。
- 王鏡玲 (2000)。《神聖的顯現：重構艾良德 (Mircea Eliade) 宗教學方法論》。臺灣大學哲研究所博士論文。
- (2011)。《慶典美學》。台北：博客思。
- (2013)。〈「肉身空間」的顯現--淡水龍山寺普渡祭儀初探〉。《輔仁宗教研究》，第26期：頁25-61。
- (2014)。〈神聖的顯現--母神、家族象徵、靈界〉《哲學與文化》，第485期：頁33-57。
- (2014年08月09日)。〈神聖劇場--通靈者的展演美學〉，「2014王母信仰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地點：花蓮勝安宮。
- 余德慧 (2006)。《台灣巫宗教的心靈療遇》。台北：心靈工坊。
- 呂理政 (1990)。《天、人、社會：試論中國傳統的宇宙論知模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周序晴 (2011)。《仙朵拉的靈修日記》。高雄：寶悟同修會。
- 林美容、李峰銘 (2012)。〈台灣通靈現象的發展脈絡---信仰者角度的考察〉，「宗教中的教徒-第二屆歷史上的民眾與社會」學術研討會。地點：東海大學歷史系。
- 花蓮勝安宮文活動籌備委員會 (2008)。《勝安安居文化季手冊》，花蓮：花蓮勝安宮文活動籌備委員會。
- 施晶琳 (2004)。《臺南市金銀紙錢文化之研究》。臺南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桑高仁（P. Steven Sangren）（2012）。《漢人的社會邏輯》，丁仁傑譯。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張仙武（2009）。《清代陰鸞文化研究—以《文昌帝君陰鸞文》相關文獻為討論中心》。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
- 許雅婷（2001）。《母娘與祂的兒女--慈惠石壁部堂宗教人的經驗世界》。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許麗玲（2003）。《巫路之歌：從學術殿堂走入靈性工作的自我剖析》。台北：自然風文化。
- 渡邊欣雄（2000）。《漢族的民俗宗教：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周星譯。台北：地景。
- 焦大衛（David K. Jordan）（2012）。《神·鬼·祖先：一個台灣鄉村的民間信仰》，丁仁傑譯。台北：聯經。
- 焦大衛（David K. Jordan）、歐大年（Daniel L. Overmyer）（2005）。《飛鸞--中國民間教派面面觀》，周育民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奧托（Rudolf Otto）（1995）。《論神聖：對神聖觀念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與理性之關係的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 蔡秀鳳（2009）。《台灣慈惠堂瑤池金母信仰研究》。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學位班在職進修專班碩士論文。
- 蔡怡佳（2008）〈台灣民間宗教的調靈訓體〉，收錄於《原住民巫術與基督宗教》，胡國楨、丁立偉、詹婦慧合編。台北：光啟文化。
- （2012）。〈從身體感研究取向探討臺灣基督宗教與民間宗教信徒之感通經驗〉。《考古人類學刊》，第77期：頁59-97。
- 鄭志明（2005）。《台灣傳統信仰的鬼神崇拜》。台北：大元。
- （2009）。《傳統宗教的文化詮釋：天地人鬼神五位一體》。台北：文津。

- 簡東源（2008）。《臺灣西王母信仰之研究—以花蓮勝安宮、慈惠總堂為考察中心》。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羅臥雲（2008）。《瑤命皈盤》。台東：慈惠堂寶華山翻印。
- 釋念慧（2010）。《母娘信仰之身體性、情感性與神聖性：以花蓮法華山慈惠堂為例》。慈濟大學宗教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Lewis, I. M. (2003). *Ecstatic Religion: A Study of Shamanism and Spirit Possession*. London: Routledge.
- Eliade, Mircea (1958). *Patterns in Comparative Religion*, trans. by R. Sheed. New York: Sheed & Ward.

A Description of Salvation Rituals in Taiwanese Ecstatic Folk Religion

WANG Ching-Li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Culture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Aletheia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religious people exercise their own ecstatic energy in salvation rituals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life crises caused by spiritual beings and ancestors. In order to appease the suffering and grievance of the spiritual beings and ancestors, the believers of the ecstatic tradition of Taiwanese folk religion hold salvation rituals in the following way. First, they write spiritual calligraphy before the ritual in order to ask for help from the deities and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spiritual beings to learn what they want. Second, they put offerings of food, medicine, and paper money into several dharma boats to please and heal the spiritual beings. Third, in a state of ecstasy, the believers invite the spiritual beings to enter the dharma boats by chanting and dancing, under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deities or their own arche-spirit (元靈). Finally, they burn all the offerings and the dharma boats to signify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sible material into the invisible world. The burning symbolizes sending the spiritual beings to the deities to begin a new life. By doing so, the people hope that they will be blessed with peace and health in their daily life.

Keywords: Salvation Ritual, Spiritual Beings, Paper Money, Dharma Boat, Spiritual Calligraphy